

第三回 疑陪奩公子問故 知緣由俠女卻妝

話說侯生與香君成親之後，次日天明起來，梳洗未完，楊龍友早已來與侯生道喜。

及到院內，見院門深閉，侍婢無聲，已知他們高眠未起，遂喚鴛兒說：「你到新人窗外，說我早來道喜。」鴛兒未及答應，貞娘早已聽見，問鴛兒：「是誰？」眾說：「是楊老爺道喜來了。」貞娘聞說楊老爺，慌忙出來相見說道：「多謝老爺成了孩兒姻緣，感恩非淺，焉敢又勞老爺絕早道喜！」龍友遂問道：「新人起來否？」貞娘說：「昨晚睡遲，還未起哩！」

貞娘遂轉身進內一看，祇見他二人那裏交扣丁香、並照菱花，梳洗纔完，穿戴未畢。就轉身出來，請楊老爺同進洞房，好飲扶頭酒。龍友與貞娘見了侯生，戲曰：「驚卻好夢，得罪，得罪！昨晚催妝拙作，可還得入情麼？」侯生笑謝曰：「妙是極妙的了，祇是香君雖小，還該藏之金屋，小生袖裏如何著得下？」大家俱笑。

龍友又問說：「夜來定情，必有佳作？」侯生說：「草草塞責，不敢請教！」遂教香君取出宮扇遞與龍友，龍友吟讀一遍，「妙，妙！祇有香君不愧此詩，好好收著。你看香君上頭更覺艷麗了，消此尤物。」侯生說：「香君天姿國色，今日插了幾朵珠翠，穿了一套綺羅，十分花貌，又添二分，果然可愛！」貞娘接說：「這都是楊老爺幫襯的。」祇此一句，遂逐著侯朝宗心內之疑，向龍友一恭，道：「我看楊兄雖是督撫馬老爺至親，卻也拮據作客，為何輕擲金錢，來填煙花之窟？在小弟受之有愧，在楊兄施之無名，敢求明示，以待圖報！」香君亦接口說：「侯郎問得有理，奴蒙楊老爺百般抬舉，昨日承情太厚，也覺不安！」龍友見問，遂說：「既蒙問及，小弟祇得實告。這酒席、妝奩皆出懷寧之手。」侯生說道：「不是宛人阮大鍼麼？」龍友應道：「正是他！」侯生大驚，就說：「這阮圓海原是敝年伯，小弟鄙其為人，絕之已久。他今日為何無故用情，令人不解？」龍友說：「圓老有一段苦衷，欲見白於天下，他當日曾遊趙夢之門，原是吾輩。後來結交魏黨，以圖救護東林，不料魏黨一敗，東林反興水火。近日復社諸生倡論攻擊，大肆厥辱，豈非操同室之戈乎？圓老故交雖多，因其形跡可疑，亦無人代為分解，每日向天大哭，說道：『同類相殘，傷心慘目，非河南侯公子不能救我！』所以今日諄諄納交足下耳！」正是：

無計欲識君子面，且將財物貨人心。

侯生聞言，如夢初醒，方知陪妝情由。一時不明熟思，遂有解救說：「阮圓海情甚迫切，亦覺可憐。就便是魏黨，悔過來歸，亦不可絕之太甚，況罪有可原乎？定生、次尾乃弟至交，明日相見，即為分解。」龍友謝曰：「果得如此，吾黨之幸也！」

不料香君在旁聞侯生之言，拂然大怒曰：「郎君是何意思？阮大鍼趨赴權奸，廉恥喪盡。婦人女子無不唾罵，他人攻之，官人救之，吾不知官人自處於何等？官人之意，不過因他助俺妝奩，便要徇私廢公。這幾件釵釧、衣裙，卻放不到我香君眼裏！」說完，遂將頭上珠翠拔下，衣衫脫去，盡情丟在地下，向臥房而去。

龍友見如此光景，也覺沒趣，含怒微笑曰：「呵呀！香君氣性忒也剛烈！」侯生說：「好，好！這等見識，真乃女中丈夫。我倒不如，真侯朝宗又畏友也！老兄休怪，弟非不領教，但恐為女子所笑耳。那些社友，平日垂俺朝宗者，也祇為這點義氣。我若依附權奸，那時群來攻我，自救不暇，焉能救人乎！」龍友見事不成，甚覺不快，強為解說道：「圓老好意，也不可太激烈了！既然如此，弟就此告辭！」遂一拱就欲下樓，侯生深深一揖道：「老兄莫怪！這些箱籠、衣服原是阮家之物，香君不用，留之無益，還求取去罷。」龍友滿面羞慚，遂辭出而去。正是：

多情反被無情惱，乘興而來敗興歸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